

&gt; 故里

## 倾听时光流逝的声音

□ 石泽丰

春风吹来,花儿们争先开放;小草们没日没夜地潜滋暗长,仿佛要占领土地的每一个角落;嫩绿的树叶从枝条的结点处探出头来,凑着热闹,喜看人世间的变化。乡村的油菜地,最热闹的场景正在上演——漫山遍野金黄的油菜花开得如火如荼,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。如果侧耳倾听,还会听到菜茎抽枝拔节的声响,这声响里有一种时光流逝的声音,伴随着不远处缓缓流淌的河水。

在童年一个春天的下午,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,也照着农村那些老旧的土砖墙壁。墙壁的砖缝处,有一些细小的洞,洞中还躲藏着蜜蜂。我记得我们农

村孩子,常常拿着一个空酒瓶,一边用酒瓶口斜对着洞口,一边将一根细小的枝条伸进洞中,不停地捣着。洞中的蜜蜂躲不住了,被捣得嗡嗡地往外爬,刚爬到洞口,欲展翅飞走,没想到被瓶口罩住,被迫飞进了瓶中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候,农村的土墙壁,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。我们在那里找到了欢乐,而想见到花和灿烂阳光的蜜蜂们,却被囚禁在了玻璃瓶中,撞着瓶壁,等待我们将它们释放。不难想象,它们看到瓶外的蜜蜂们在菜花上自由飞翔,其内心是何等向往。

也就是在那样一个春天,我和姐

姐从学校里报到回来,正准备去捣蜜蜂的时候,看到父母一边盘算着春耕所需的化肥农药,一边叹息着家境的贫寒。说实在的,那时的农村,贫穷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瓶,罩着农民,也罩着农民的孩子。我和姐姐谁也没有料到,因为父母交不起我俩的学费,姐姐只得放弃学业跟在父母的身后务农。那一刻,她如洞中一只可爱的蜜蜂,被重男轻女的思想枝条赶进了失学的瓶中,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我印象里,姐姐学习成绩很好,而且特别用功。如果她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学业,今天一定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。但在那一

年的春天……自那以后,姐姐以一个文盲的身份谋求生存,直到如今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年年的春天如期来临,变化时刻在发生。上次回老家,我再也没有找到儿时那些曾带给我们欢乐的土砖墙壁,取而代之的是外墙贴有瓷砖的红瓦楼房。孩子们背着书包,三五成群地朝学校走去,他们高兴地穿过菜花地,不时传来笑声。

又是一年春天到。我返城的那天,姐姐执意要把我和妻子送过小河,在我们等车的间隙,她凝视着缓缓流淌的河水,仿佛一切早已远逝,仿佛一切又在眼前。良久,她都没有缓过神来。

&gt; 万物

## 人间至味是清蔬

□ 宋扬

忘不了母亲的菜园。

那些年的冬天,北风苦寒,母亲的菜园却绿得放纵恣肆。芹菜枝枝丫丫蔓延一片;莴苣成行成排,兵马俑一样规规矩矩气宇轩昂;花菜举着一朵朵硕大黄花,又像调皮的孩子在日光下晒肚皮;大大小小的蒜瓣被随意摁在土里,长出的蒜苗也随性,长得高高低低;小葱把指尖指向苍穹,不知道跟天空在交流着什么。

种瓜不可能得豆。父亲说过,对待一种蔬菜的种植是否认真,蔬菜会用破土后的长势公布答案。比如那两垄韭菜,冬天的夜里,父亲总给它们盖上一层不厚不薄的稻草被子。白天,父亲在韭菜垄侧掏出两槽浅沟,灌进两桶粪水。父亲说,慢慢等吧,开春,我们就可以吃韭菜了。果然,过完年,那两垄土上真冒出两排绿油油的韭菜。每割完一茬,父亲都给它们追一次肥。父亲挥动粪勺的动作远比他担粪轻松,我觉得他很享受那种被沉重的粪桶和扁担压痛肩膀后的片刻轻松,就像他在忙碌一天后查看我的考试卷子,满目欣慰。

经过从腊月到立春的消费,尤其中间还有敞开肚皮吃喝的过大年和过元宵节,立春后,菜园只摆得出一副残阵了。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,拔走萝卜、莴苣、芹菜、蒜苗,留下的坑越来越多,士兵一个个倒下,再无兵员补充。春天,“万物苍苍然生”,然而,蔬菜从萌生到成熟毕竟需要时间。旧的已去,新的未来,菜园一天天变得荒芜,我们的胃里仿佛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缺兵少将时,母亲端出冬天晒好的青菜干、萝卜干,用滚水发开,油盐酱醋一扒拉,也能勉力对付一阵子。

好在,短暂的菜荒很快过去。二月间点下的豇豆、二季豆开始冒出新苗。母亲给它们搭上豆架。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豆苗们需要豆架支撑,才能更好地向太阳的方向生长,才能更接近蓝蓝的天空。春风一捎,它们见风而长,从开出紫粉的花到长成豆荚上饭桌,不消两个月。土豆也已经可以开挖,一个个土豆嫩

黄带白,呈现出不谙人间风霜的呆萌样子。

夏天的菜园,又蓬蓬勃勃出一地收成。最火辣炽热的,当然非辣椒莫属。其中二荆条最多,用处也最大。二荆条炒回锅肉之美自不待言,素炒也是一道好菜。锅烧烫,倒入二荆条,压干水分,起锅。菜籽油少许,烧到八成热,再倒入二荆条回锅。吃起来,很下饭。夏末,二荆条变红,切碎,正好做豆瓣酱。还吃不完的,等它在枝上自然变干,立秋后才摘,在秋阳下摊开,过几天太阳火热,可春辣椒粉,炼辣子油。有了豆瓣酱和辣椒粉,一年四季的调味料也就有了,因此,辣椒牢牢坐稳了我家菜园第一把交椅。父亲爱称我是“茄子大王”,母亲疼我,我家菜园里的茄子自然栽得比别家多。吸附了猪油的炒茄子饱满多汁。那么多年过去了,我吃过种种新奇的茄子菜品,哪怕读到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用料繁多程序复杂的“茄鲞”,我也始终觉得最好吃的茄子还是我家菜园里长出的茄子。难道,味蕾与记忆在某个维度是相通的?也许,我记忆里的茄子味道早已与我家菜园泥土的气息融在一起,永远无法分离。它们就像并肩战斗,共同保卫过我小小瘦胃的战士,固执地将精神站岗进行到底,并拒绝把保卫任务移交给大超市里的茄子和异乡的土地。

从师专毕业后,我在离老家不远的乡镇初中教书。父亲打工去了,母亲留在老家继续侍弄庄稼田和那几个菜园。每到周末,我都坐上大巴车回家去。母亲去田里给稻禾喷药,给红薯翻藤。母亲不让我跟着去,她大概觉得儿子做了教书先生,就得有先生的样子。菜园,母亲倒是不拒绝我帮她打理。阳光薄照的清晨或夜幕降临的傍晚,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拾掇菜园,给茄子浇水,给苦瓜、丝瓜搭架,给韭菜培土……周日下午返回学校时,我的背包里被塞满各种蔬菜,沉甸甸的。临出门,母亲总会说一句“菜加油吃喔,菜园里多着哩!”

怎能忘记母亲的菜园!人间至味是清蔬,人间至情是母爱。

&gt; 旧事

## 我的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

□ 岑琪

白蚁第五次入侵我的简易书房,又有一两百本书成为废品。

我清理“废品”时,突然发现一本尘封的《新华字典》。拿起翻阅,封面上“新华字典”几个字旁边还有小字“新编学生字典”,想起这是女儿小学时用的。翻着翻着,想起我的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

生产队的小学在川河北岸的哀牢山麓,我家在川河南岸的无量山麓。雨季川河涨水,上学得住校,要自己上山捡枯枝,自己生火做饭。我四肢先天性残疾,体弱多病,生活能力差,上不了山捡不到柴,不会生火做饭……直到我快满十岁,我爹终于送我去上学。

我生活能力差,学习上却受到了老师喜欢。数学课没等老师讲,我就会做题。难的是语文课,老师纠正我认识的一个字的读音或笔画,比让我学两个字都难。看见三年级学生有《新华字典》,遇到不会读的字,可以查字典,我特别羡慕。我想借来看看,但对方不借还嘲笑我残疾。我放学回家,就和我妈要,但我妈说三年级才用得到字典,还是先别买。

有一次,我看见二嫂走路摔了一跤,竹篮里的木耳撒了一地。我回家问我妈,二嫂背着木耳做什么。我妈说,拿到街上卖了再买盐回来用。

此后,我开始谋划通过捡木耳卖钱,再去买字典的计划。雨季开始的时候,周末放学我就回家。我一个人不敢去捡木耳,就动员二弟跟我去。

生产队西边的蛇箐,蛇多、古树多、溪水大、山货多。我们顺着引水沟进山箐,一路往上探索,时而悬崖峭壁、时而荨麻苍苔,时而天昏地暗、时一线阳光射入山林……眼前一派神奇景象。顺着山箐往上爬四五公里后,又顺着生产队的引水沟走回来。

在此过程中,可谓险象环生。我们踩上苍苔覆盖着的石板和枯树后常常东倒西歪,手脚或身子被摔得生疼,有时还会滚落在荨麻上,伤口处又痒又疼。遇上难爬的悬崖、叠坎或横陈的巨树,我在前爬,二弟在后边托举着我。我爬不上去,二弟又爬到前边拉我。如果我还上不去,他又会

爬下来从后边推我。反复几次,才能勉强过关。

有一次,二弟在后边托举着我,我使劲向上爬时蹬掉一块岩石,石块从二弟后脑上方落下,砸在他背上,幸好只是砸疼了,还好没砸伤。又有一次,一条青蛇从天而降,先掉在我的手臂上,然后“打一个秋千”又摔下悬崖,幸好它没咬到我……我嘱咐二弟,遇到的危险千万别说出去,免得大人担心。

我们去捡木耳,有时什么也捡不到,有时会捡到便宜的皮木耳、水木耳,有时又会捡到更贵的银木耳或金木耳。木耳捡回来后,我就去上学了,晾晒的工作,就得二弟和奶奶帮我。下雨天,奶奶会用她编的一个小篾筐,往里面装入木耳,系上绳子挂在火塘上烘烤。捡三四次,攒得一二两干木耳我就会拿去街上卖,每次能得到一两角钱。

收获最多的一次,湿木耳有十多市斤,如果烤干卖了,够买好几本字典。但捡回来后的一个星期都下雨,我的篾筐太小,木耳铺得太厚,屋顶漏的雨水刚好落在木耳上,我周末回家后,才发现木耳全坏了。

经历一个雨季之后,我终于攒够了买字典的钱。

那时候,《新华字典》定价是1.1元。我想跟妈妈上街去买字典,她说:“你走路不方便,我先拿家里的钱帮你买回来,你拿到字典后再还我钱。”我万分不愿意,但还是同意了。晚上,我妈回家给我字典后,又给了我们三兄弟一人两颗水果糖。她还说:“这回你自作主张了,买字典的钱你先装着,以后可以买糖分给兄弟们吃。”

我用一个假期,自学了部首查字法和拼音查字法。后来,我捡木耳攒钱买字典的事流传开来。有人说,才上学就知道买字典,长大了能考上大学,成为城里人。听到这句话,我爹平日里严肃的脸难得放松了一下,我妈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。

遗憾的是,爱读书的名声并没有助我考上大学,只是助我成了一个爱写文章的农民工。